

• 王雲五主編 •

人人文庫

特

號

西詩探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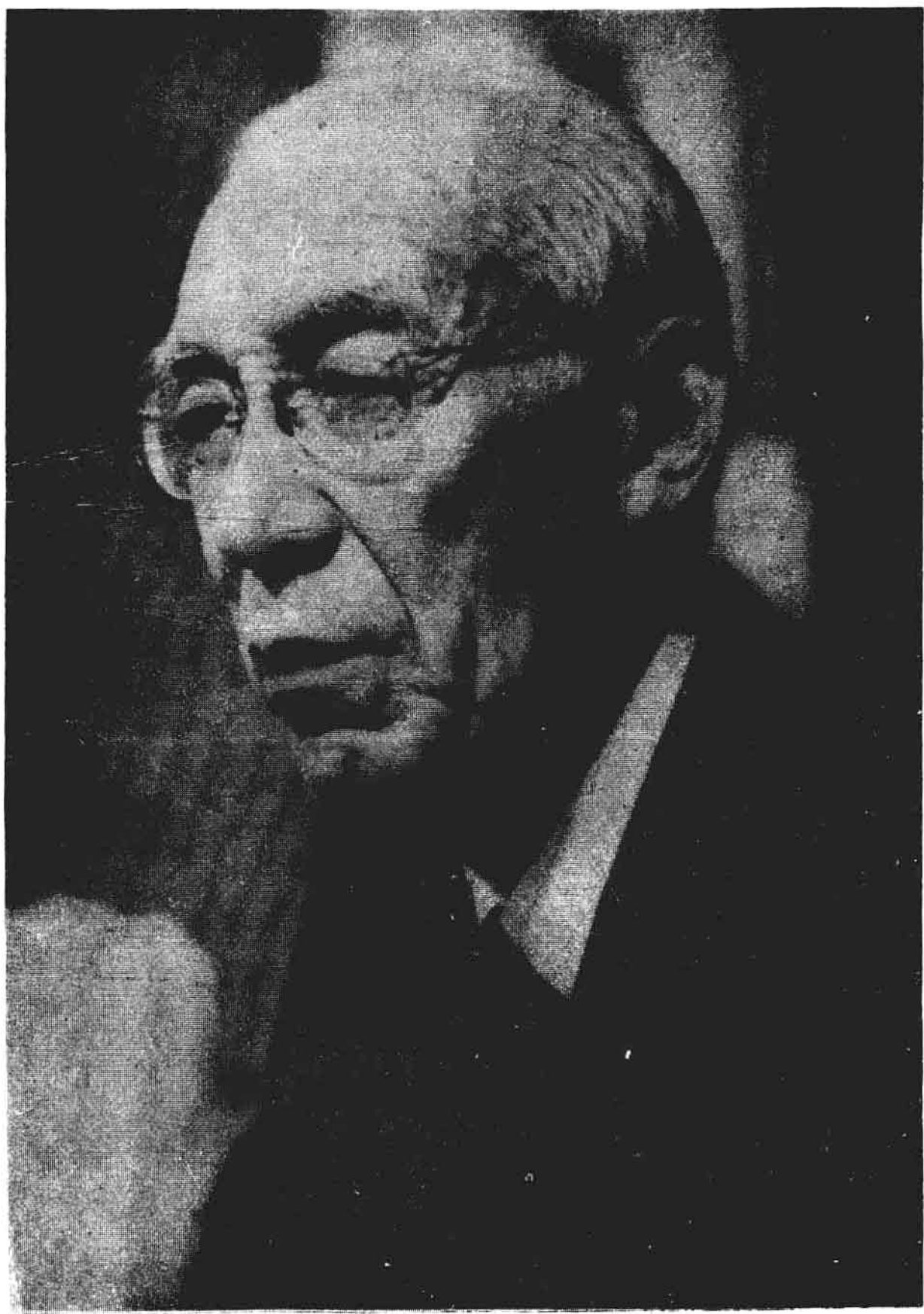
西協順三郎著
洪順隆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西脇順三郎著
洪順隆譯

西
詩
探
源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郎三順脇西：者作



譯者簡介

譯者：洪順隆

學經歷：東京大學中國文學博士課程五年

前中國文化學院講師

著作：「摩夫詩集」、「謝宣城集校注」。
譯作：「現代詩研究」、「中國詩論史」。

即將問世的譯作：「唐代詩人」。

復刊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為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雖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原作者序

洪順隆君がこの度『詩學』の翻譯を完結された。この本は日本の近代詩や現代詩の發達に影響を與えたヨーロッパの十九世紀から二十世紀の今日にいたる詩論を紹介するために書いたものであった。譯者が私自身直接に知己であつて知性の透明さと豊富な詩才をもつ若い學者であることを喜んでゐる。またこの本によつて中國と日本との文化交流に一つ役割を果すものと思う。この本が中國の人達に讀まれることを喜んでゐる。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西脇順三郎

譯文

洪順隆君終於把『詩學』翻譯出來。這本書是爲介紹影響敝國近代詩和現代詩的歐洲十九世紀迄二十世紀的詩論而寫的。譯者是我的忘年之交，又是知性甚高，詩才豐富的年輕學者，得他

執筆翻譯，我感無限的欣悅。我想由於這本譯書的出現，中日文化交流必然可得更上一層樓的。
如蒙貴國讀者研讀，至感榮幸。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西脇順三郎

譯者的話

幾年前我翻譯了村野四郎先生的「現代詩研究」，承大江出版社予以出版。後來又著手譯這本「詩學」在「自由青年」連載，直至今年一月才刊完。今年元旦，商務印理館總經理周道濟教授在回我賀卡時，鼓勵我寫書，周教授是我就讀文化學院研究所時的師長輩，這本書在周教授的支持下，得以由商務印書館來出版，對我來說，既感激又欣悅。

「詩學」，顧名思義，是一本研究詩底原理的書，內容反覆析說現代詩的理論、技巧，旁徵博引，照幽察微，幾乎把西洋藝術論者學說精華全部收羅在內，可以說是西洋現代詩論的縮影。但在去取與討論之間，可看出作者的主張，而作者確也在正編的末章提出了他個人的「詩論」，他的詩論是什麼呢？就內容說，他主張詩所要表現的是人類存在的神秘性，人類的真、善、美。由於人類是有限的存在，所以所表現的同時又是哀愁。就技巧說，他認寫詩要憑想像，要將兩個關係不同的事物加以連繫，破壞它們原有的關係而去發現新關係，他稱這種手法為「反語」，為「諧謔」，由於這種手法，作詩時，必得使自然和超自然，現實和超現實混亂而將之移入另一世

界，所以詩要結合兩個懸隔着的自然或現實。這是他的基本論調。至於想像的運用，象徵的手法，音律的強調，曖昧的表現等等，書中都有詳盡的論述，讀者在進入寶山之後，可隨手擷摘。至於補篇「波特萊爾與我」，可以說是，前面論說的補遺，也說明作者對波特萊爾的看法，仍與詩論脈脈相關。這本書和村野四郎先生的著作是日本現代詩論的雙螯，兩者有互相發明之處，可并讀。

「詩學」作者西脇順三郎先生，一八九三年生於日本新潟縣，慶應大學畢業，本攻經濟，後醉心於詩，留學英國，就讀牛津，他的處女詩集『*Spectrum*』（『光譜』）是用英文寫的。回國後與上田敏雄，瀧口修造，上田保等發起，達達、超現實主義，形象主義等新文學思潮運動。以後他一面在大學執教又不斷從事現代詩與詩論的創作，至今已著作等身，成為日本新詩精神運動的中堅。主要詩集有，『失樂園』、『戀歌』、『近代寓話』、『第三的神話』、『豐饒的女神』、『禮記』等，詩論有『詩的消滅』、『超自然主義詩學派』、『超現實主義詩論』、『超現實主義文學論』等，以上作品都收入『西脇順三郎全集』中，其他尚有有關西洋文學的著作和隨筆以及語言學方面的論著。他曾以『第三的神話』得讀賣文學獎，又任日本現代詩人會會長，並榮登藝術院會員寶座。現任慶大名譽教授，並在東京女大等執教。

他的詩，技巧純熟，風格獨特。詩的境界雖似超現實派，但他的思想却與超現實派大相逕庭。他不像超現實派，憑藉夢的偶然，而是想以主知的力量去構築超現實派美學所主張的奇異事物。

之調和的，那驚愕的一境界。這境界漸帶有濃厚的東洋的「無」和「哀愁」的情緒，而開拓了前所未有的複雜微妙的世界。而成爲日本現代詩的頂峰，執日本現代詩界的牛耳，號稱東瀛「詩仙」。

西脇教授，外似嚴謹，實則平易近人，古道熱腸。當譯者請他爲這本譯作寫序文時，他謙虛地說：「這本書所以取名『詩學』，並非意味着『詩的原理』一類的學問，而是敘述我如何向西洋詩人學詩，是我學詩的歷程。」其實就內容來說固不愧爲『詩學』，即作者學詩歷程的說話，又何嘗不是學詩途徑的指示，我敢說它是相當豐富的油田，讀者一書在手可終生取汲不盡的。

六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夜在東京

目 錄

原作者序·····	一
譯者的話·····	一
作詩五十年·····	一
一、提出問題·····	六
二、新的關係·····	一〇
三、偶然·····	二六
四、想像·····	二九
五、象徵·····	四〇
六、思考的自由·····	五〇
七、純粹·····	五三
八、美與夢·····	六〇

九、宗教……………	六八
十、原始主義……………	八八
十一、音的世界……………	九一
十二、不調和的調和……………	九八
十三、曖昧……………	一〇八
十四、詩作的材料與目的……………	一三二
十五、「反語」……………	一四三
十六、我的詩論……………	一六九
波特萊爾與我——「魔術的建築師」……………	一八七
本書人名中英日對照表……………	二五九

作詩五十年

一、五十年的惡夢

我在五十年間不間斷地繼續寫詩而興趣不減，這件事我自己也感覺驚異。詩向來被認為是由年輕人的抒情精神萌發而開花的，它不是老年人所應該寫的。的確，那是一種現實的想法，在某一方面私下也那麼想。事實上，到了七十七歲仍然從事詩的創作，我覺得是醜惡的，可恥的。但是對我來說，詩是自我年輕時直到今日一直繼續着的夢，對於詩的創作我真是欲罷不能。

在詩的夢中生存那是我唯一的精神生活，是包含着我所信仰的宗教與哲學的一個世界。在創作詩的時候我隨時都在自我規戒着，詩絕不能在名利的目的下創作。借用一句老話來說，詩應該爲真善美而創作。

所以對我來說，詩是嚴格的試煉者，它規戒着潛伏於我內部的物欲的人性，而將它的存在粉碎無遺。在這層意義上，對我來說，詩可以替我否定人的物欲性和傲慢性。所以詩是我的精神生

活。要言之，就是爲了這原因，所以到了這麼大年紀仍沒有失去寫詩的興趣。

雖然我的作詩年輪已達五十圈，但那不過是半世紀的夢罷了。那並不是羅曼蒂克的夢，而是相當討厭的惡夢。所以這麼說，是因爲作詩並不是遊戲，乃是一種壓迫神經的工作，充滿了種種辛苦的回憶。

二、詩的精神內容是美

在從事詩的創作之前，爲了明白什麼樣的詩是最優秀的，不得不繼續作種種的努力。這個問題是詩人終身（直至死爲止）要考慮的。詩對我來說是夢，所以作爲先決的問題，不能不知道什麼事是最高的夢。這樣想來，所謂詩乃是非常麻煩的東西。不但如此，儘管是「最優秀的詩」、「最高的夢」，由於人評價的標準不同，決不是絕對性的存在。這種問題，不過是「自己」如何想的事罷了。超過這個範圍，就無法斷言了。

要言之，我認爲優秀詩的決定標準是詩的精神內容。而且由於自始即受波特萊爾和愛倫坡（Ebgar Alan Poe，美國詩人）的詩論影響，所以我認爲詩的精神內容即美。

詩的精神內容的世界是美的世界。而且這美的世界超越了那發自人天生的尋求名利的物欲世界，這美的世界可以說是超自然的世界。所以正如愛倫坡所說的，詩的美是超自然的莊嚴的美。波特萊爾也說過，詩的世界是超自然的，意義正相同。美正如一架壓路機，一架破壞着人類尋求

名利的自然性或現實性世界的壓路機，美也可以說與人類的物質底貪婪的世界對立的莊嚴存在。至少，爲了形成美的世界，作爲其形成的基本條件，對於人類追求名利的物欲世界應是毫不關心，而且是無私無欲的。

這樣的不關心，無論就人類的自然，或人類的現實，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所以對於具有那種意味的美，不能不說是超自然，超現實的。正確地說，我們不能不說那是莊嚴的「超自然的美」。我認爲具有那種意義的詩的美，可以漸漸由許多優秀詩人學習到。

陶淵明，但丁，芭蕉（日本古典詩人），波特萊爾，愛倫坡等詩人均教給我們超自然的美。又從英國文學來看，莎士比亞也是一卓越的存在。這些大詩人都是以某種帶着嘲諷的心去描寫那些永遠生存於榮華利達的人們的田園詩人。以美爲最高人生觀的濟慈（Keats）也一樣。這位詩人歌誦紫花地丁（植物名）說：「妳雖不過是一個影子，却持有不可思議的力量。」

三、想留傳萬古反而不能如願

我在過去五十年間偶然想到詩的問題，或創作詩，但覺得詩作的價值不依賴年限，不依賴行數。如更明白地說，根本我連詩是否有某種價值也不知道。恐怕完全沒有價值吧。我的意思是說許多場合中作詩這件事不過是虛榮罷了。作詩往往伴隨着要留名千古的欲望。追求聲名的心理是物欲，除物欲外別無意涵。詩這東西，要是你想爲了留傳下來而寫的話，愈容易掉入踪影不存的

宗教底嘲弄的命運。法國的藍波這位詩人，在他寫了四、五年出色的詩作後，斷然停止了寫詩，甚至連想詩也不想寫了。這樣才是偉大的詩人。他是最先感到作詩是虛榮的人。詩，雖幸運地不成爲金錢的物欲的對象，但由它可能成爲追求聲名的物欲的對象，所以才不行。在歐洲人之間對於文學聲名的問題自古以來即爭論着。而且追求文學聲名的人類的欲望被當作可認許的最後的物欲。但是至少，將追求文藝聲名當作物欲，却是沒有變化的。

今日的詩人如何呢？英國人歸化美國的奧登氏關心着留名的問題。又法國完成了超現實主義的布雷東（A. Breton）說過，人類想在地上留下足跡，這件事本身即是人類傲慢的極端。

四、超脫虛榮的世界

與藍波寫了五年的詩即擱筆的美談相對，我由於偶然活得長久些，五十年來繼續寫詩而不輟，這不能不說是非常慚愧的事。

卓越的詩不是虛榮。理由是卓越的詩時時可以使人感到超自然的美。「超自然的美」可以撲滅人類作爲動物的，物欲的自然世界。如果「撲滅」這語辭用得有點過火的話，我們不妨說，它可以令我們「超脫」。

我雖不能寫出將這種超自然的美顯示出來的詩，但光是想像，它也能將存在於我內部的，那作爲生物的自然法則的，人類所持有的物欲世界破壞得體無完膚。所以想像那種「超自然的美的